

「告訴大家並非所有大律師都撐暴」 麥慶歡：站出來為港做實事

與機遇。麥慶歡希望以自己從沉默走向黑暴說不的心路歷程，令更多年輕人明辨是非，令他們看到希望。



“如果我對現狀不滿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be a part of it（成為其中一部分），去改變它。”

——大律師
麥慶歡

「點解要從政？因為想企出嚟講嘢。」麥慶歡坦言，2019年以前自己從未有過從政的念頭，滿心享受着大律師工作的成就感。「2019年嘅香港社會充滿暴力與破壞，出街就可以見到嗰嘢打爛晒……一切都變得好陌生，不再是我熟悉的香港。」陷入回憶時她略帶停頓，眼眶初時微潤，隨即又流露出一股堅定。她說，自己從那時起便開始思考「我能做些什麼」；既然無人敢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，那便由她來。

被政治歪理激發從政決心

作為無政黨背景的政治素人，麥慶歡去年7月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，報名競逐功能界別法律界議席時，並無太多人認識她。為何要參選立法會？她告訴記者，是那句「留案底令人生更精彩」激怒了她，身為大律師的時任立法會議員楊岳橋曾公

然鼓吹暴力，其他大律師既無澄清、又未表明反對暴力，令她大為錯愕。火上澆油的是，彼時友人向她傾訴其子堅持要參與暴力示威，直接搬出「人啲大律師公會都有出聲」，嗆得友人啞口無言。那時，她便冒出了這個念頭：「我要站出來，告訴大家並非所有大律師都是如此；我要盡自己的力量，為香港做些事情。」於是她聯署譴責暴徒衝擊立法會，隨後又踏上從政之路。

大公報記者 常或璠、吳俊宏（文） 文瀚（圖）

然鼓吹暴力，其他大律師既無澄清、又未表明反對暴力，令她大為錯愕。火上澆油的是，彼時友人向她傾訴其子堅持要參與暴力示威，直接搬出「人啲大律師公會都有出聲」，嗆得友人啞口無言。那時，她便冒出了這個念頭：「我要站出來，告訴大家並非所有大律師都是如此；我要盡自己的力量，為香港做些事情。」於是她聯署譴責暴徒衝擊立法會，隨後又踏上從政之路。

盼基層經歷給年輕人希望

談及民主，麥慶歡認為，內地也與香港一樣，在歷史進程中不斷邁向民主，「一國兩制」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。她又強調，「反對賣國、反對暴力」是自己的堅定立場，且持此觀點的法律界人士亦非少數，只是未能表達。「你問有冇人dislike或者unfriend咗我？係一定有嘍。」她表示曾向同僚「攤提名」，對方毫不客氣地回絕，直言「我支持另外嘅陣營。」她並不覺得自己屬於「哪一個陣營」，爭取民主亦是她的意願，但她首先反對暴力。

麥慶歡能夠理解當代年輕人面對階級固化的無力感，但她更希望能夠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給年輕人帶去鼓舞與希望，這也是她的參政願景。「麥慶歡農民出身，都可以一步步咁樣

「爬」到大律師，點解你唔可以？」自己12歲才開始自學英文，因為農作時要使用拖拉機收穀，她看着機器上的字母回家翻字典，才認識了第一個英文單詞「Tractor（拖拉機）」；中學時父親帶她來港，居住環境也只是「一層樓裏的一間房」，在香港也依舊是基層。

「香港政府雖然做得不足，但沒有一個完美的政府。」她表示，現時香港政府給予年輕人的福利，已經比自己初來港時好太多，「我有聽過嘅香港有人因為有錢而讀唔到大學，以前仲有嘍！」當然，她也明白現時樓價也高過以前許多，但「人生不是為一層樓」。她認為年輕人應該將目光放得更長遠些，為社會做出貢獻。「如果Bill Gates、Steve Jobs的目標就是『一層樓』，點會有今日嘅Microsoft同蘋果？」

「如果我對現狀不滿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be a part of it（成為其中一部分），去改變它。」談及移民的人，麥慶歡指出，他們對香港現狀不滿，便選擇逃避、離開，這不會為香港作出任何貢獻，亦不能造成任何改變。自己對政界法律界同儕不滿，便選擇參與、以求改變，如同每一個香港市民都可以以投票展現自己的態度、做出自己的選擇。她鼓勵年輕人也應保持正面態度，積極參與、為社會做出貢獻，才能令香港「更上一層樓」。

生於貧困村落 謝養父母栽培

養育之恩

「生活給之以痛，也要報之以歌」。在深圳公明一條貧困村落出生的麥慶歡，從小條件艱苦，生活物資匱乏，勞作繁重，但她仍然樂觀積極，她笑言：「我從來都唔覺得辛苦，試想下當年的婦女啱咁生完仔，第二日就要落田，同佢哋相比我已經好幸運。」

雖然麥慶歡家境清貧，但養父母對她視如己出，用心栽培她。當時還沒來香港時，養父便和她說，「阿歡，如果你要在香港工作一定

要識英文，唔係只可以做藍領，唔會做到白領」，於是她12歲升中那一年學英文，背誦整本英語辭典，英文成績成為全班最標青。她笑說，自己的英語甚至比中文更好。

當她16歲來到香港時，養父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帶她去找工作，而是帶她去書店買書，買靈格風（自學英語的播放機）《讀者文摘》，「當時父親月薪只有800元，買靈格風就用了500元」。養父對她有很大期望，她也努力讀書學習，希望能夠出人頭地，報答養父的養育之恩，讓養父以她為榮。



「八號風球都有假消息」 促立法打擊

糾正觀念

「我當時的志願是當一名士兵，為國家捐軀，或者是成為一名人民教師，為國家培養人才。」身姿挺拔、蓄一頭短髮的麥慶歡作為法律工作者，同時也有一種「巾幗不讓鬚眉」的風采。麥慶歡自小就有愛國觀念，立志為國家作出貢獻。她坦言，香港的愛國教育不足，缺乏了愛國教育的環節，必須加強愛國教育，讓青年人建立正確客觀的認知，了解祖國的發展。

她曾報讀了一個「政治領袖」的課程，當時的學習報告是關於「愛國教育」。在她翻查資料時發現，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是沒有愛國教

育的。她說，在內地會有愛國教育，清楚知道你生來就是中國人，也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豪。

麥慶歡亦時刻關心香港社會發展。對於去年修例風波以來，有用心不良的人刻意製造謠言、散布假

新聞，成為反中亂港煽動暴力、仇恨、製造撕裂的重要手段，她感慨，「而家網上有太多假消息，就連八號風球都有假消息。」她認為，政府要盡快立法打擊假新聞，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都通過專門立

法打擊互聯網假新聞，例如新加坡在2019年就推出《防止網絡假信息與網絡操縱法》。

談及香港房屋問題，麥慶歡慨嘆，香港樓價高企，青年人「上車」難，「唔好話青年人，我同我老公都係幾年前先買到樓。」她認為香港住房的問題嚴重，期望特區政府要認真拿出對策，緩解香港房屋緊張的問題，助青年置業「上樓」。



▲愛國教育可讓青年人建立正確客觀的認知，為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豪。

生三個小孩 讀六個學位 家庭學業「兩手抓」

兩面兼顧

生了三個小孩，讀了六個學位，麥慶歡是怎麼家庭學業「兩手抓」呢？她笑言，「全靠先生全力支持我，還出錢供我讀書。先生好尊重我，我想做什麼事他從來都不會say no」。麥慶歡在修讀法律之前已經有兩個學位，在英國修讀了工商管理學位，回到香港繼續修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。後來對法律產生興趣，她就先後到香港城市大學、北京大學修讀法律學位，又到香港大學攻讀法律碩士學位。她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，更報讀了神學課程。她認為，人生就是一個在不斷學習和進步的

過程，每年都會找新鮮的事物學習。

「當時住在又一村，所以選擇城大讀書，十分鐘就到，可以帶小朋友一齊返學。」麥慶歡說，當時女兒在旁邊玩，她就認真上堂，有時候同學都會幫手「湊女」。對於子女的教育，她也有自己的一套，她認為「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」，應該培養孩子們的獨立思維，幫助子女樹立獨立的意識和觀念。

麥慶歡認為，家長在愛孩子和為孩子創造幸福童年時，一定要注意培養孩子主動發展和適應的能力，特別是獨立生活能力。

縮窄貧富差距 減少社會矛盾

化解分歧

追憶童年生活時，麥慶歡臉上總是掛着坦然的微笑，直言鄉村生活雖清貧，許多勞作令身體感到疲憊，但幼時從未覺得「苦」，因為周遭的人都是如此。「小時候我沒有鞋穿，冬天水冷也要下地耕田，腳跟全裂開；但那時我以為沒鞋穿是應該的，因為全村都沒有人穿鞋，也就不會覺得

自己可憐。」

她也能明白現時年輕人為何會覺得自己「苦」。她說，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嚴重，加上地方又小，「有錢佬就在我身邊」，對比之下自然覺得自己「冇錢好慘」。既然失意感來源於落差，她認為縮窄貧富差距十分重要，至少要搞好房屋問題。「知道自己有地方住，就起碼有一個希望。」

國安法打擊極端罪行 市民毋須擔心



▲國安法涉及的四條極端罪行，不是一般老百姓可接觸到。

信任法官

麥慶歡說，有些人聽到「國安法」三個字就決定移民，但其實根本不清楚國安法只有四條極端罪行，不是一般老百姓可接觸到的，毋須危言聳聽。至於市民對判決結果的質疑，她認為應相信法官的專業性，能夠以公平公正的態度審理案件。

麥慶歡告訴記者，自己曾問一個朋友為何要移民，朋友答「因為國安法」，但甚至都

答不出國安法有哪些罪行，令她覺得無比詫異。她指出，國安法的四條罪行大都涉及武力，且一般人不容易觸犯，「普通人幾時會有恐怖活動？幾時有機會可以勾結境外勢力？」她認為，但凡不是有意「叫口號」顛覆政府、出賣政府，便無需擔心。以駕駛電單車衝向防暴警察的唐英傑案為例，她認為唐英傑持有「光時」口號旗幟，意圖明顯，「平常人一睇就知你咩事。」